

PING AN JIE

姚斌 著



平安结



经历、见证了无数次的战斗与灾难之后，才会
这般刻骨铭心地领悟平安的意义。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经历、见证了无数次的战斗与灾难之后，才会
这般刻骨铭心地领悟平安的意义。

姚斌 著

平安结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安结/姚斌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12-07992-5

I.①平… II.①姚…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0706号

平安结

姚斌 著

出版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蒋越林 郑世彦

装帧设计:宋文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传真)

制 版: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合肥芳翔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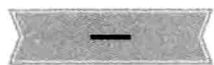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6.5 字数:250千

版次: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7992-5 定价:33.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这是一座从里到外怎么看都有些怪异的建筑，偌大的圆形拱顶中间敞开着一方天井，下面既没有分隔出的房间，也没有做任何的装潢，只有若干条走道迷宫一般地蜿蜒分布着。秦帅一个人孑然无助地在四下里寻找着出口，此时此境，他觉得自己就像玻璃瓶内一只误打误撞的苍蝇，有劲儿无处使，有气儿撒不出，茫无目的不住地抗争却又注定是徒劳。几番下来，他发现这迷宫似乎还在慢慢地旋转着，站在原地不动也有几分伫立在大船甲板上的飘移感。

就在这一刻，离秦帅不远处的顶棚下方突然闪现放射状光亮，如同焊花般的耀眼。霎时，一团烈火裹着浓烟似开闸的洪水一样奔涌而来，秦帅预感劫难将至，转身就跑。由于走道弯折太多，无法像在室外那样疾步如飞，就这样辗转了许久，那团撵着他穷追的烟火仿佛着了魔，如影随形让他怎么也甩不掉、摆不脱，而且还像顺着高坡滚下的雪球在一个劲地加速、胀大。就这样也不知在迷宫中兜了多少圈，秦帅一头扎进了一个死胡同，再回首发现火球已汹涌逼至身后，几乎要充斥整个走道，秦帅的项背已经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了它那燎人的热度。

天无绝人之路,隐约可见那死胡同的尽头并不是一堵实墙,而是一道锁闭着的门扇,情急之下别无退路的秦帅“嗨”地大吼一声,然后飞起一脚,朝着那扇门的腰间狠劲地踹了过去……

秦帅感觉脚都踢疼了,整个钢架子床也跟着摇晃起来。

“秦帅,你小子又发什么神经!”半夜里,睡在上铺的三班班长陶明放醒来探头朝下面喊道。

同舍的几个人都被吵醒了,但谁也没有接茬说话,都继续呼呼大睡,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个夜梦,再说了白天秦帅的表现也跟梦游差不了多少。

暮春的天气里并不稀缺明媚的阳光,但小个子新兵秦帅的心境却灰暗如故,这个“故”的端头还要追溯至去冬接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天。在山东那一片碧蓝色海湾里长大、自幼敬慕“海魂衫”的他,而今却违愿地迈进了这支营门、战车同国旗共一色的消防部队,当了一名头顶大盖帽、身披橄榄绿的消防兵,以往梦中铮亮的钢枪也被移换成了眼前冷漠无言的水枪。

且不说长淮是个内陆城市,远离秦帅已经习惯了的大海涛声与鸥鸣的交响;就说这警营生活,尽管没有一丝枪炮的火药味,却几乎天天都有仗打,即使没有仗打也要假戏真做,按照真打的套路去操练,官兵每日里都要舒展一番筋骨,战车每天一大早就要拉出去溜溜。战勤通信工具倒是很先进,有线无线俱全,还有现代化信息化的视频调度系统,指挥员对讲机随身带,战车上都有车载台。专线电话全天候畅通,尽管拨打免费,但明白着告诉你“无事别呼我,呼我没好事”,它的名号就是那无人不晓的“119”。

也许没有什么保密的必要,这部队一概没有番号,直呼其名武警长淮市消防支队、龙山大队和龙山中队,别看大队中有个“大”,支队是个分支的“支”,但支队与大队却是上下等级关系,支队是大队的婆婆。大队一般还下辖有一至两个中队,支队的婆婆是省总队。

还有一件事更让秦帅心中浮云挥之不去,就在自己刚上高中那年,市郊

的一座大型石油库发生爆炸,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救火中死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两名消防队员当场牺牲。从此几乎整个半岛人人谈火色变,似乎每个神经元对火乃至对油库、对消防都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至于武警消防部队,很多应征入伍的青年都选择了敬而远之。

秦帅等人正是在这个“反季节”里来到消防部队的,而把秦帅等带到部队的人,正是现任武警长淮市消防支队参谋长翟卫东。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秦帅一帮人是在对武警部队一知半解的时候被这个老翟连动员带“忽悠”过来的。得知曾有油库爆炸的背景后,翟参谋长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为了保证兵源质量,不让“消防”两个字过于醒目而刺激别人的眼球和神经,翟卫东把笔记本印有“武警长淮市消防支队”的牛皮纸封面都撕掉了。翟卫东当时重点强调了我们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一个序列,话里尽量回避消防一词,即便必须说时,也把重音放在前面“武警”两个字上。

秦帅当时一头劲只顾着兴奋了,认为自己即将从一名懵懂少年化蛹成蝶,变身为儿童眼里的“武警叔叔”了,不曾想武警部队的老前辈们还将队伍分得这般细致,同样是执行公共安全保卫任务,不仅各自的性质与分工不同,而且仿佛土地山神,各守一块净土,各保一方平安。

进入这个“围城”之前,秦帅与许多人一样,有一种军人崇拜意识,泱泱大国猎猎军旗之下有着陆海空天这么多兵种,即便穿不上海魂衫,上不了那出没深蓝、劈波斩浪的舰艇,那还有步兵、炮兵、装甲兵、侦察兵、特警,等等,个个英姿飒爽。电影电视里超酷超炫的镜头在脑海里都泛滥了:铁血雄师纵横驰骋,摧枯拉朽;单兵出击荷枪投弹,百步穿杨;更有那静若处子、猫在草窠里只露个迷彩脸的狙击手,就那么轻扣扳机便一弹制敌,取人性命于无声无息之中,好不神气过瘾。

怕什么,来什么,偏偏当上了这国庆阅兵方队里都找不到的消防兵。那些个酷炫的镜头无法亲身体验,只能继续当个观众,面对银幕荧屏黯然艳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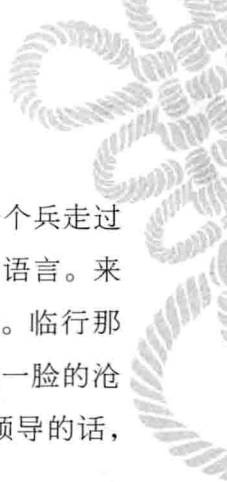
海阔不能凭鱼跃,天高难以任鸟飞,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心底形成的湍流一时怎么也无法平复,那感觉就像是误入沙漠腹地,走不出,回不去,一下子成了离了水的鱼,连挣扎的精气神也不足了,根本不可能达到所谓“既来之则安之”的境界,以致现在秦帅连同几个同乡兵,私下里都一齐恨恨地有意把“老翟”错喊成“老贼”。

这队伍里同志之间当面一般都规范地称其职务,私底下在姓氏前面冠以“老”字是正常的称谓,如刚被授予中尉警衔的龙山中队长武刚早就被人称“老武”,就连秦帅也有小伙伴们直呼其“老秦”。这在军中似乎是个传统,当年在井冈山三十多岁的毛泽东就被比他还大一截的朱德称之老毛,这并非不敬,因为这里的“老”可不是年龄的标志,如果确是年岁已高也还称“老”,但就要将字序颠倒称“武老”、“秦老”了。还有人独创,把一些少年老成的人喊成小老某,比如长淮支队的火调工程师小崔才三十露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都习惯地喊他“小老崔”。这些个叫法都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但要是遇到外国人可能就被彻底弄糊涂了。长淮一所高校里就有位来自美国的外教,饭桌上在介绍他的夫人时,本想入乡随俗地称之为老婆,又觉得这“老”字实在与其年龄不符,就望文生义,别出心裁地加了个“小”字,说“这位是我的小老婆”,本想凸显年轻,却闹出笑话来。

“嘟——”一声长长的哨音过后,位居长淮市中心区秦帅所在的龙山消防大队全体集合完毕,食堂开饭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队有了个不成文的约定,哨音长响一声就是开饭,两声是开会,短促三声则是紧急集合。

“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战士生来就上战场,砺砺英雄胆,磨磨意志钢,一切只为明天打胜仗……”这首名为《有我在》的饭前歌唱了半截,就被中队长武刚从背后板着脸给叫停了。

武刚说,准确地讲应该是朝全体吼道:“你们唱的是军歌还是情歌?你们是消防兵还是林黛玉转世投胎?”虽然管理中向来严格不苟,而且嗓门大,被封为全支队的“四大男高音”之一,但平时武刚轻易不动火,除了下达口



令,一般不用最高音调,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自己就是从一个兵走过来的,他懂兵、爱兵,不仅一向与他们同吃同住,还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来部队之前,父母就告诫他要踏踏实实地干,不要为小事与人计较。临行那天,母亲恋儿依依不舍,只是紧紧拉着武刚的手说不出话来;父亲一脸的沧桑,一字一句地叮嘱说:“到了队上,少说话,多干事,特别要多听领导的话,这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只长一张嘴,那就是要多听少说。”

武刚来自革命老区大别山的一个村寨,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在对武刚的教育中,父亲没有书本中那一条条梳成辫子似的育儿经,更多的是身教,如果说言传,武刚印象最深的就是两句话,一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二是“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母亲则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好讲一句“人求名誉树求荫”,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而且这话没有反解,即当别人有不敬之举时,决不能得理不饶人,或者睚眦必报,比如你要板脸,我就瞪眼,你骂我一言,我还你一语。曾经有位乡邻认为武刚家的兔子吃了他家的豌豆苗,扔起一块石头当场将兔子打死。恰逢武刚的父亲不在家,母亲二话没说,就将兔子杀了,回头又交代武刚要统一口气说兔子病了才杀了的。后来武刚才渐渐明白,母亲这是息事宁人的防患未然之举,主要担心父亲知情后与人争吵,轻者伤了和气,重者闹出事儿来。因为老家那边有句由来已久关乎妇道的俚语,叫“家有贤妻,夫无横祸”,母亲一直将其作为终身恪守的箴言。

武刚最终选择当消防兵,还与他儿时经历的两起火灾有关,其中一起还是自己“亲力亲为”闯下的大祸,这件事只有父母亲还有家乡的长辈们知道,在队里武刚还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是他记忆线索里最远的一次伤痛,也是他对火灾认知的启蒙。

那年,六七岁的武刚跟玩伴小龙一块儿玩过家家游戏,小龙的妈妈是武刚的一年级语文老师。为了追求仿真效果,两人竟然从家里拿来火柴生火做饭,不小心引着了草垛,又延烧到了小龙家里的房子,结果小龙的奶奶一人在家,奋力救火,毕竟力不从心,不仅房子烧塌了,小龙的奶奶也没能逃离



出来。火灾的记忆已经模糊,但灾后小龙奶奶躺在一扇门板上,脸上蒙着白布,众人围着恸哭的凄冷场景至今仍在武刚脑际留存,这场悲剧让两个稚嫩的心灵第一次品尝到了自责的滋味,也成了武刚心头永远的痛。

另一起火灾则让武刚失去了一位童年的小伙伴燕子。燕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小万和小林,小万大武刚两岁,燕子小武刚两岁,只有小林与武刚同龄。那时候夏天到了,孩子们放学后都要瞒着父母亲私自结伴到水塘里游泳。家里怕他们摸不清深浅出事故,一般都管得严,要是看到回家时头发湿了就要罚吃“条子”,说是吃,其实是一顿细柳条鞭打。为了让头发能在回家之前早点儿变干,村里的男孩子清一色把头发剃成了特别短的“小板刷”,武刚也是其中的一把。

一天晚上,武刚才上床还没有睡着,就听见村里大人们惊恐的叫喊声和急促的脚步声。父母亲见武刚醒着都说:“不要起来,睡你的觉!”也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喧嚣是什么时候平息的。第二天醒来,家里人说小万家昨晚失火了,是他外婆点蜡烛找东西引起的,其他人都还好,只有燕子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上午武刚上学时看到小万家的房子露出了漆黑的屋梁。下午放学回来就听人说燕子走了,燕子外婆一听就昏死了过去,那年燕子才八岁,还是虚岁。

武刚记得从那时候起,小林的妈妈再也没有打起精神来,脸上总刻着深深的忧郁,小林也再没有与大家一起去游泳。到了秋天头发长长了,武刚发现小林脑后扎起了一条辫子。开始小伙伴们觉得很好笑,因为小林看上去像个女娃,再细看还是个好生面熟的女娃,那便是燕子的影子。小林一直拖着这条短辫上完了小学。

长大后,武刚才领悟到,小林的妈妈是过分想念燕子,于是就把小林留了辫子当燕子养着,或许这样才能抚慰一下她心口那道重重的伤痕。小林的辫子上凝结着火灾炮制的不幸,也使全村人对“水火无情”有了再一次的深省。隐隐地,武刚心底便烙下了对恶火的仇怨。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一名

消防卫士的愿望也在他的心中渐渐长成,直至参军报名时还专门托熟人帮忙,把自己从其他兵种调整到了消防,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进入部队的武刚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不仅体能好,能吃苦,而且精明好学,胆大心细,为人又谦逊,这样的素质在队伍里脱颖而出是理所当然的。从业务尖子到当上班长、入学、入党、提干再到今天在全市主战中队任职,一路走来既战功累累又顺理成章,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要用求索、磨砺、打拼等听起来都累的字眼,而对武刚来说,这一切不过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近十年来,武刚一直在基层作战中队服役,不知不觉中算下来他已历经大小千余次的战斗,如果都实况摄录下来,可能比几部冗长的韩剧加在一起还要长,多半记忆都已经被刷新,但其中的两次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一次是他当战士的时候。一家大型酒厂的钢质酒罐起火,火焰高达十余米。武刚亲自操作泡沫管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由于罐体出现了泄露,大白天里根本看不见脚底下白酒燃烧时那幽浅的火焰,大家着实都在“蹈火”却浑然不知,最后脚上的战斗靴都被烤化了。大火被彻底扑灭时,储备的和调运来的所有泡沫灭火液也正好用尽,相当于消灭掉最后一个敌人。一看子弹刚好全部打光,队长说,如果没有及时组织强攻和有效控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厂长可能是被大火吓糊涂了,最后送别消防队员时,习惯地说了句“再见”。武刚清楚地记得,队长正有气没处出,当场就甩了脸子,劈头撂过去一句糙话:“拉××倒吧,还再个鬼的见!”

另一次是他当副中队长后指挥的第一次较大事故处置。一个体生产烟花爆竹的厂子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六人死亡,十几人受伤。当赶到十余公里外的现场之后,他们便惊呆了:近千平方米的厂房内硝烟未散,遍地是残火,尸体横陈,惨不忍睹。而此时,里面还有未疏散出来的人员和未引爆的炸药。武刚一边指挥疏散群众,一边调集兵力果断实施救人、灭火作战方案。很快现场两人被救出,当武刚带领大家返回火场继续搜寻时,他突然发现火势像燃烧的导火索一样正向一堆炸药迅疾蔓延过去。

“快撤!”武刚高声令下,大家一起转身向外跑去,就在他们跑出去十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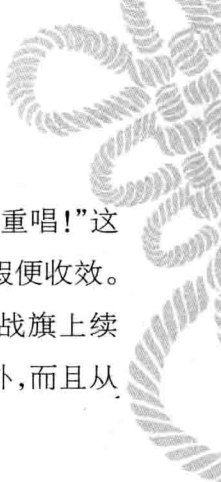
米远时,背后“轰”的一声巨响,第二次爆炸发生了。所幸无人受伤,但有人发现顺着爆炸的方向,一台磅秤被高高抛起并挂在围墙外的一棵大树的枝杈上,一大片树叶被烤得焦黄……

这次安全撤离得益于他敏锐的现场观察力和处置经验。多年的战斗经历让他读懂了火的语言、脸色和体味,比如通过观察火焰的颜色,就能知道其燃烧的大致温度;闻到气味,基本能判别泄露气体的成分;根据生产设备容器的变形、抖动和燃烧时发出的声响,可以捕捉到爆炸的预兆信息;这些对火场指挥和保护官兵的自身安全极为重要。

带兵,武刚是公认的一把好手。他特别强调的是作风建设,他说,对于一支队伍而言,良好的队风能融洽官兵之间的关系,增强每个官兵的主人翁意识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能力,形成团结、奋斗、拼搏、进取的积极力量。他也是这样做的,身为基层一线带兵人,他从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而是从队风建设抓起,严纪律,促养成,使全体官兵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发,形成抱拳、拧绳之势。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两年内将龙山中队这个曾经有着光荣历史的队伍打造成一支“特种精英部队”。他心目中的消防精英必须具备四种精神:勇往直前的“战车”精神、攻无不克的“斧头”精神、勇攀新高的“梯子”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碧水”精神。

在业务训练中,武刚总是示范教学,先是完整的动作,再是分镜头、慢动作,他带的兵业务学成都历经了从一开始看得眼花缭乱到慢慢找着要领,悟出窍门,再到驾轻就熟,最后做起来同样让人眼花缭乱的“三部曲”。武刚的口头禅是“艺高人胆大”,但在训练与战斗实践中,他更多强调的是热情与激情,干什么都要有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在他的眼皮底下,不允许有一个“熊兵”,而今天这饭前歌唱得离谱离调,让他觉得简直是“一窝熊兵”,他想如果被营区之外当过兵的人听见了,一准会嗤之以鼻,一下就把这支队伍看扁了,并从这激情低饱和度自然地推测出个中原因,即兵随将令草随风,“兵熊”源于“将熊”,这已经突破了他不让自己动火的底线。

“你们可晓得这男人的‘男’字咋写的吗?那是断开的果字加上力量的



力,是男人就当果断有力。别忘了你们是军人,是男人中的男人!重唱!”这回武刚没有示范,因为他知道大家不是不会唱,而是在假唱,一打假便收效。

“呐喊一声有我在,这一腔热血报效疆场。呐喊一声有我在,战旗上续写我们的荣光……”整齐高亢的大合唱重又激荡在龙山的红门内外,而且从今往后都是忠实于原唱,再也没有出现过无精打采的变调或降调。



二

中队早操列队报数,二班班长郑小龙向指导员凌云深报告,本班少了一个人,一查原来是新兵杜海波不见了。杜海波是与秦帅一批去年才分到龙山中队,高中毕业后迫于家人的意见才怀着一百二十个不情愿来部队的,家人的想法是他还年轻到部队锻炼锻炼,没想到他根本就不安心,训练也不参加,整天优哉游哉。杜海波与秦帅两人可谓惺惺相惜,他曾对秦帅说这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要走人。秦帅知道他与自己还不一样,自己从军的大方向没错,只是走错了门,进错了营,而杜海波的骨子里根本就没有军人的基因,就像糨糊粘住的鞋跟,掉队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付诸行动了。

“丢了人”放在哪里都不是件小事。早操被迫取消,改为分头寻人。最后还是秦帅带着指导员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发现了杜海波,并在退票后将他带了回来。路上与车上,三个人均一言未发,凌云深与杜海波像两只斗气的刺猬,一旁看着的秦帅,则是面对刺猬的小学生,既说不上话,也插不上手。

走是走不掉了,但该来的都将到来。一回到队里,凌云深就让杜海波站在会议室的空旷处慢慢反省,自己则转过椅子,身体与办公桌呈平行状,看也不看杜海波一眼,然后掏出一根烟点着独自抽了起来。杜海波低头垂手地立着,像一株异地移栽过来看上去难以成活的苗木,蔫蔫地没有半点儿生气。过了片刻,凌云深转过身来,一连串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不请假外出,买车票是要去什么地方,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杜海波一声不吭,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突然间,杜海波发话了:“指导员,求你们放我回去吧,说实话我不是当兵的料,我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

“为什么,哪根神经短路了你?”

“我认为我在这里没有任何出路。”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认为这是你家的菜园吗!”

“我不跟你争辩,我知道你最近情绪不好。”

“别转移话题,现在说你的事,我情绪不好关你屁事!”凌云深确实情绪不好,加上今天这一出就更不好了,不然也不会口吐脏话。

“我觉得现在是金钱社会,当兵根本没前途,你看你都提干了,干的也不差,不还是…失恋了吗!”杜海波中间顿了一下,本来是要说不还是被人甩了吗。

就这一句话,凌云深像受了电击一样,霍地站起来,上前对着杜海波的肩头猛推了一把,杜海波向后踉跄了几步还是没能稳住,一屁股敦敦实实地坐到了地上。这或许就类似于有些辩护律师说的所谓激情犯罪,人完全被心魔掌控,大脑瞬间空白,不能正常支使自己的四肢,就连凌云深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冷不丁暴力出手。等回过神来看到杜海波没有大碍,他又接着骂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吗,你就是一个可耻的逃兵!”

杜海波干脆摆起癞皮狗的姿态,坐在地上不起了,可能心想起来说不定还要挨剋。除了骂以外,凌云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剩下的好几分钟二人又变回刺猬无声地对峙着。



武刚进来了,凌云深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人在心不在,留着也是个祸害,要飞就让他飞吧!”然后呼呼地直喘粗气走了。

凌云深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武刚就没听明白。他先是让杜海波坐到椅子上去,然后说,我想听听你离队出走的真实想法。杜海波听从了,但可能怕说到不留恋部队又要落个不好的口实,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我想家了。”

武刚问:“家里人知道吗,你下一步怎么打算?”

杜海波见武刚没有动怒,于是直说:“家里早知道我的想法,他们本来就让我来混两年,现在都快半年了,也不差这几个月了,这回我铁定要走。”

强扭的瓜不甜,强留的兵则是一滴坏血。最终按照部队的规定,杜海波被退回至入伍地的人武部,再由人武部负责遣送回家。这回走的是退兵程序,因为部队还未为他们这一批次的新兵统一授衔,授衔后就是另一种性质了,再有这种擅自离队行为,一律予以处分,经教育不改的按部队严厉的军人除名程序处理。古往今来,军规都不会容留三心二意者,一人开小差产生的蝴蝶效应,足以涣散整支队伍的军心。

对于凌云深把杜海波推倒在地的事,武刚只是跟他本人交流了自己的想法,郑重指出其行为的不当之处,并没有让此事从中队升级到大队,更没有再让杨安保亲自“关心”,因为武刚也知道凌云深失恋的情况,不想让内心受伤的他再添“外伤”。

凌云深处的对象是当地一个小剧团的演员,分手的原因很老调,就是嫌凌云深穷了些,属无钱、无房、无车族。按理,有恋爱就必有失恋,如同打仗必有胜负,失恋很多人都有经历,就像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一样。对于战败,有人患上畏惧症,有人消沉一时,有人则愈挫愈勇,屡败屡战。时下电视婚介节目火爆,那都是众人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位帅哥更是当庭宣布前面已处过八个女友,这次登台是他人生中的第十三次相亲了。别人是别人,对于感情一向顶格认真的凌云深,失恋却是一次痛心疾首的打击,表面不露声色,实则耿耿于怀。从此,大家发现指导员的性格也从内向变成“内向

加”了。

下连队都几个月了,秦帅就始终没有找到这大家庭生活的节奏,更说不上跟大家合拍,一直就这么郁闷着,总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人一郁闷,连精神似乎都恍惚起来,闹出笑话在所难免。这天,晚饭吃到一半,秦帅像是感到地震发生一样,突然撂下饭碗径直向消防车库跑去,他是按照规定动作要去打开车库大门,便于第一出动的战斗员登车出警。大家先是一愣,等反应过来发现秦帅自行在门口定住了。原来是与营区一墙之隔东升小学的下课铃声被他当作火警出动的警铃了,就这一下惹得大伙儿差点没把饭喷出来,那一刻他也觉得自己压根儿就是一菜鸟。

武刚给的是另一种说法,说秦帅是患了“电铃过敏症”,易感人群就是消防员中的新人。大队卫生员三期士官李长江听了说:“队长,他这病不好治,看症状类似于老人易患的阿尔茨海默症,超越了我的专业范围。”

“你骂我老年痴呆!”秦帅说。

“这个你也能听出来,说明病得不重,还有救。”李长江故意刺激他,还说这刺激有时就是一种疗法。

跟“狼来了”的故事如出一辙,相隔不到几天,一顿午饭刚端上碗,电铃骤然响起。说时迟,那时快,战友们连互相递眼色的功夫都没有,撂下饭碗就奔车库去了,唯有秦帅像慢半拍的阿甘一样还杵在那里,这回没人笑出来,只听到中队长助理徐辉回头朝他喝了一声“快出警!”

这一次是活生生的火警,而且是全市多个中队出动联合参战的山林火灾。

龙山中队到场时,虎头山的山林已是一片火海。火灾由于清明上坟烧纸引发,这是长淮一周内第三起山林火灾了。每年如此,清明时节只要不是雨纷纷,几处山林总有火熊熊。由于山上没有水源,只能从山下一口水塘中由消防车接力供水。远水终归难救近火,半天下来才将火灾控制。火灾过后,大家放眼望去,满山一片墨染,林业局有人粗略估计,山林过火面积在两



公顷以上。

大队防火工程师刘鸣跟大家说,这才两公顷就烧了几座坡连几个洼,可以想见当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有多大了,那可是百万公顷以上,火势持续近一个月。

驾驶员马文军问:“你说的这一公顷到底是多大?”

刘鸣说:“一万平方米的面积,那就是一个长宽各一百米的操场大小。大兴安岭的森林过火面积相当于整整一个苏格兰的地理面积,估计如果申报上去,应该是吉尼斯火场面积的纪录了。”

马文军马上叹息着说:“悲哀!”

徐辉说:“节哀吧你,提辖,你说哪起火灾不悲哀?”

杨安保说:“火灾天天有,多半是人为,依我看最大的悲哀是人们自己总在亲手复制着悲哀!”

秦帅闻警不动,那是因为他并不知情,自从他上次错把下课铃当警铃后,大队长杨安保就去跟东升小学领导商议,提出要彻底解决两家铃声打架的事。学校研究认为火警电铃由来已久理当优先,便主动将上下课打铃改成播放乐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了。

要不怎么大家都说杨大队长的反应快呢。人家本来就是地方高校法律系科班出身,虽说比同龄人晚吃几年军粮,但底子厚,起点高,在大学里就是党员和优秀学员,又在基层中队一步步走过来,经历集腋成裘,就成了厚实的阅历,他从学员到大队长,肩头的衔牌也从见习期的“光板儿”到了今天的“两毛二”。最重要的是要想工作顺首先气儿要顺,他就爱干这一行,毕业后就认准了消防执法这个法制里面的一个边缘专业。要问杨安保为啥这样执着地选择消防这条道,还有一个在全省消防界内广为传颂的“兄弟战警”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大安和小安是生在一个小城里、年龄层次分别为“70末”和“80初”的两兄弟。起初,他俩并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与战警二字毫不